

新加坡微型小说选

赤道线上的 神话



新加坡文学协会作品丛书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希腊神话

神话

中国神话故事

中国神话故事

中国神话故事

○新加坡文艺协会作品丛书○

赤道线上的神话

——新加坡微型小说选

新加坡文艺协会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72号

新加坡文艺协会作品丛书

：新加坡文艺协会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北京大兴包头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53.5印张 8插页 1342千字

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册

ISBN 7-5059-2167-3 定价：49.50元

I·1538

交流、沟通、了解

——写在“新加坡文艺协会作品丛书”出版前

● 骆明 ●

根本就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，根本也不用什么渊博的知识，任谁也会知道，任谁也会同意，一个肯阅读、肯交往、有旅游、有朋友的人的见解识地，总会比一位常年累月闭塞独处一隅来得宽广深入，见多识广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这种例子在古代的书籍记载中已经不在少数，今天许多报章、杂志的报道就更多了。

我们今天讲“黔驴技穷”、“固步自封”、“邯郸学步”、“坐井观天”、“杞人忧天”等，不都是见少识少的例子吗？

八十年代，我们到台湾去访问，在经过了互相致词客套了一番后，一位长衫马褂的老者就站了起来说话：“新加坡什么都好，你们搞的这些刊物书籍都好，可是为什么竟要用简体字……？”

其实，到了八十年代，我们推行采用简体字已经有12年了。新加坡为什么会推行采用简体字，他全然不知不懂。因此，在“什么都好”之外，终于惋惜为什么竟也用了“简体字”。

还有，也是在八十年代初期，中国一家刊物在撰文介绍新加坡文坛情况时，所提到的作家只有三个。

这能够说明什么呢？那就是缺少沟通、交流、了解的关系。

新加坡早在1965年已经独立了，自己当家作主了，可是许多欧美人士，在言语间，有时在寄信中，在“新加坡”之外，竟还

冠以“中国”。

他们以为“新加坡”就在中国。

1976年，是美国独立二百年纪念，我刚好到美国开会，在华盛顿的一间专门售卖纪念品、图画、艺术品的店中，在找一些便宜可买的小礼品时，店主人过来搭讪，问从哪里来？答之：“新加坡！”“喔！新加坡，就是中国那里吧！”

这是我亲自碰到的事例，一点都不假。

当时，除了跟他解释之外，还能做什么呢？

此外，我们同皮肤、同颜色、同语言、同文化背景的人士，却老爱将“华侨”加在我们的头上。你耐心认真跟他澄清说明之后，他还是一脸不信，一脸惋惜，好象我们归属在“华人”、“海外华人”、“外籍华人”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当然，那种将你当日本人招徕的，主要也不一定是有意搞错，而是因为日本人有钱！因此才向你打招呼，如果让他知道你袋内无钱，我想，他才懒得睬你。

说实在的，如果你没有意思、没有心意去了解世界各地的情况，没有心思去了解世界各地的情况，许多事只能似懂非懂，更厉害的是蒙在鼓里，还很可能是自以为是。

我们在说别人不了解我们，这种话是很容易说的，而且还可以说得理直气壮，还可以引经据典，还可以引出许多例子来证实你的论点。然后我们还可以义愤填膺、理直气壮地大声说：“你们错了。”

但是，我们是否也有将别人搞错，或者强不知以为知，或者将错就错，或者懵懵懂懂、似懂非懂，一知半解呢？

就说我们自己新加坡邻近的国家吧！

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坛也许我们还知道得多一点，但是，也还是不很清楚。此外，泰国、菲律宾、印尼、汶莱，你能知道多少呢？

1988年的“亚细安华文文艺营”会议，我们对亚细安国家的华文文坛概况了解比较多一点，但是，也相当有限。

1990年在泰国举行了第二届的“亚细安华文文艺营”会议以后，我们至少知道泰国的许多作家对文艺都很执著，很投入。至少，有许多年纪非常老的作者，在很远的地方，在火车需穿行十几个小时的地方，都肯到这个地方来开一个会，然后又搭火车再回去。

这种精神，这种毅力，这种关心，这种执著，实在令人敬佩。

在我们跟许多作家碰头以后，我们才知道许多作家的年纪都偏高，只有少数几位年龄在五十岁以下。

这也是我们在过去所不知道的。

也因此，我们知道了菲律宾可能是亚细安国家中作家团体最多的一个，一个菲律宾竟有十九个华文团体的组织，而其中十六个还有相当的活跃能力。

菲律宾的作家跟泰国相同的一点是，许多作家都是亦商亦文的，许多商人，也是作家，却肯落力支持文艺团体的活动，他们向报馆借版位发表文章，稿费却是由团体支付的。

如果不是有几次的聚会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，印尼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在没有版位、没有发表园地的情況下，坚持着写作，而且不是三、五年，而是数十年如一日。

这种精神怎不令我们这些有版位，有发表园地，有人鼓励，有人关心，而我们还是可有可无，毫不着急，也不爱惜、珍惜和反省呢？

汶莱虽然只有一个笔会的组织，但是总算还有一些有心人。

只要心中有火，文艺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。

1992年6月，第三届“亚细安华文文艺营”在吉隆坡召开，三届的会议让我们彼此之间加深了许多了解，也使彼此更能互相

扶持、支持、协助、关怀。

这对于本地区的文艺发展是有帮助的。

亚细安的华人跟欧美、中国、台湾、港澳等地不同，我们是华人，我们有本地思想、观念，我们不是欧美那种思想，或殖民地意识。我们现在是当家作主，我们已经落地生根了。

我们的作家在写作时，在文章中表达的也是这种意识，这种感情，这种思想。

1991年年底，新加坡文艺协会组成了一个访问团前往香港、中国访问。这一次的访问除了促进彼此的了解，沟通了情谊，交流了经验，对各地区的文艺发展会产生一些作用。

1991年我们新加坡文艺协会在中国出版了一套“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全”，先行刊印了小说二集，散文、诗各一集，又准备出版一套“新加坡作家作品选”，已经发排的计有获“新华文学奖”的《尤今自选集》，获推荐奖的田流、怀鹰自选集。

新加坡文艺协会也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《四海》杂志社联合出版“新加坡文艺协会作品丛书”，计有《赤道线上的神话——新加坡微型小说选》、《赤道线上的奇葩——新加坡女作家小说选》、《赤道线上的情韵——新加坡散文选》、《赤道线上的恋歌——新加坡抒情诗选》等四册。

我们希望通过这几种不同文体，包含众多的新加坡的作家的作品，让中国的读者比较全面，比较系统，比较深入地去剖析新加坡文学创作的一般面貌，从而达到了解、沟通及交流。

人类是要有更多的了解、沟通及交流的。

一九九二年八月十六日

目 录

骆明:

交流、沟通、了解——写在“新加坡文艺协会作品丛书”
出版前

子 叶: 张爷爷的那泡尿 1

化为雪花片片

秀气逼人

妈, 别这样

惻隐之心

方 然: 目击者 13

一切 OK!

鞋子的学问

吊绳的两端

唉! 何苦?

田 流: 苦恋 24

伍 木: 大小脚 27

一元债

禁令

谷 衣: 我是礼仪之邦的子民 33

一个名叫山口淑子的姑娘

希尼尔: 退刀记 39

	布拉岗马地	
	青青厝边	
	让我回到老地方	
孟 紫：	越洋家书	47
	寿礼	
	龙诞	
	明天母亲节	
	自由	
君盈绿：	纠缠	57
怀 鹰：	乖孩子	60
	梦呓	
	谜	
	小刀	
	鬼婴	
雨 桐：	节日	69
	阿混	
	“？！”	
汐 颜：	埋怨	77
	烈焰	
	假象	
	依莎	
	衣精	
芸 芜：	心愿	87
	蜕变	
林 锦：	鱼	91
	信	
	精神与肉体的抗衡	
	估价单	

	搭车传奇	
林 高：	半个橘子	101
	钻石	
	最好没有嫦娥	
	看画	
	打雷	
林 枫：	老师整容	112
林家兴：	没有昨夜的女人	115
林树荣：	都市神话	117
林 琼：	紧急会议	120
	借书	
李 龙：	林大嫂回老厝	125
	情人节与玫瑰花	
	城市的人情	
	老人的唠叨	
	从山城来的	
依泛伦：	你有文化吗？	134
	假如你到马尼拉	
	或者寻人启事	
伍 仲：	少年英雄	141
	爱神的人	
	歌王	
周 桀：	枪声	145
	吊灯	
	梯子	
	玫瑰	
	光明正大	
洪 笛：	老师卖粽子	158

	午餐	
	垃圾处理机	
	人造肉	
	三部曲	
美 华：	真者里	166
吴 登：	岂有此理	169
	日子真难过	
	机器狗	
	天才与蠢才	
长 谣：	困惑	178
	真相	
	我要坐飞机	
	父子之间	
	孟兰节的一天	
长安人：	偷书贼	189
郭永秀：	高中老师	191
	小绮	
	梦中情人	
	他和她	
思 思：	小船，驶向彼岸	202
	妻的胸怀	
	暮年情话	
	邂逅	
南 子：	日本式逻辑	212
	机密报告	
	幸福出售	
	小丑	
胡月宝：	关于一块三毛钱	218

	爱情，你懂吗？	
	对不起，我没时间！	
曾 采：	发花癡	223
	家教	
黄孟文：	官椅	228
	不能没有我	
	机心	
	一朵玫瑰花	
	焚书	
梅 筠：	提高生产力	244
	搬家	
	报复	
贺兰宁：	劫	251
	微笑城	
	痛	
	自焚	
舒 涵：	鬼话	263
崇 汉：	敲魂	267
	改道而行	
蓝 玉：	天无绝人之路	272
	一件关于外婆的事	
董农政：	噢，小溪	276
	没有时间的雪	
	死的心语	
	藏风聚水	
	败	
葛 凡：	噢，丽莎	288
	陈老师卖书	

	重药	
张 挥：	梦中的街	296
	峇遮厘树下的梦呓	
	妙！妙妙！妙妙妙！	
	荷塘里的蜻蜓	
	忧郁80病症	
蔡福明：	哭泣的神	308
陈 彦：	画家	311
	外遇	
陈瑞献：	唐璜	315
	茄汁面	
	割草人	
	暗灯	
罗伊菲：	婚礼	322
	车祸	
馨 竹：	装满玻璃瓶的祝福	326
	心病	
	医者父母心	
	晚景	
怀 鹰：	微型小说的丰收——《赤道线上的神话》编后记	336

○ 子 叶

张爷爷的那泡尿

张爷爷今年七十多岁了，曾经经历过日军南侵那段凄凄惨惨的日子。

那晚，我们闲来无事，央他讲述日军占领新加坡时的往事。

张爷爷凝神沉思片刻，终于打开话匣子：“1941年，我二十多岁，在码头当挑夫。那年，日军向东南亚发动攻势，很快就席卷了马来半岛。当时十万联军镇守新加坡，联军将领白思华将军扬言新加坡是个攻不破的堡垒。大家都认为‘龙城飞将在，胡马怎敢渡阴山？’，可是将军的话儿犹在耳际，春节那天，日军投下的炸弹惊醒了人们的和平美梦，白将军的豪言壮语也被炸得象一个个毫无意义的黑点，撒满了新加坡。

“仅仅两个星期，日军铁蹄已蹂躏了新加坡，接着白将军黯然地扛着白旗投降了。最是仓皇辞庙日，难民犹奏别离歌。无情的炮火，逼得难民惊慌逃难。新加坡实在太小了，要逃到哪儿啊？市里的人象潮水般涌向乡村，乡下人扶老携幼往城里逃，人们象没头苍蝇般乱窜乱撞……

“新加坡易旗后，日军屠杀了好多抗日分子，接着便安抚人心，誓言要建立东亚共荣圈，让人民安居乐业，和平共处。

“我和陈叔一家，以为战火已平息。大家便如惊弓之鸟一样，逃回老家牛车水。我住的是一个小床位，屋里没灯，没窗，白天昏昏暗暗，夜里群鼠四处活动，常爬进被窝与我作伴。不过当时能有这么一席床位，伸伸脚，已经算是幸运了。

“一天，日军在街头巷尾张贴告示，招募劳工。当时我年轻力壮，有气力没地方卖，便与陈叔一块应征去。

“来到应征的广场，那儿已排了长龙。几个荷枪的小日本兵凶神恶煞地站在广场上，眼光象鹰隼般地监视着来往的人。空地上排列着十几辆严阵以待的卡车，登记后的壮汉都一一上车，扬长而去。

“终于轮到陈叔了，小日本兵劈头一句问：‘认识陈嘉庚？’陈嘉庚是抗日领袖，谁敢说认识他，陈叔摇摇头。小日本兵火了，掴了他一记耳光，吼道：‘什么？不认识，连小孩都认识陈嘉庚，你不认识，一定有问题。’陈叔再三解释，小日本兵终于摆摆手，示意他上卡车。

“轮到我了，小日本兵又重复刚才的问题，这回我学乖了，连忙应道：‘认识。’‘认识，你一定是抗日分子，快说，陈嘉庚躲在哪儿？’小日本兵凶巴巴地问。这次可糟了，我连连摇头，小日本兵恼怒了，搥了我一巴掌，然后喝令我上卡车，总算过了关，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，犹感到皇恩浩荡。

“爬上卡车，里头已经站满了人。那年头，大家都被苦水熬得毫无生气，车上的人都像一具具活尸，神情木然。

“不久，引擎开动了，卡车颠簸而去。我站着养神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司机突然刹车，车里的人都一个劲儿往前倾倒，‘哐’的一声，跌成一团。我站稳脚往外看，只见车子停在一条偏僻的黄泥路上。车头的两个小日本兵，飞跃下车，喊道：‘还没到，我们停车小便。’说着，扯下裤子，露出那象小豌豆般的家伙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撒起尿来。

“我瞅一下他们那小家伙，心想：这么小的东西也敢示众，真不知羞耻！看到小日本兵撒尿痛快的样子，忽然感到自己小腹胀胀的，才想起憋了泡尿已多时了。想到这里，便一个翻身，跳下卡车。我绝不会象那两个蛮荒野人，当街撒尿。我们毕竟有五

千年的文化，怎能当众小便，丢尽祖宗的脸？我迅速闪入丛林里，顾左盼右没人，才拉出命根子，肆无忌惮地横扫四方，顿时轻爽。完事后，正想掀上裤子，忽闻引擎开动声，我一边拉裤子，一边追出去，无奈卡车已绝尘而去，抛下孤伶伶的一个我，在那儿捶胸大喊，但是荒山野岭，呼天不应，只怨那泡尿，使自己变成了断雁，在那儿叫西风了，眼看将到手的工作，就这样变成泡泡，只叹无奈！

“向前走，不知卡车何处去？只好往回走，回去老窝等陈叔回来才打算。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。这条路可真长，走到夕阳西下，星儿闪烁，天边忽然露出一轮明月，多象个饼。我这才想起自己一整天没吃东西，饥肠辘辘，只好望‘饼’充饥，咽下口水，迈开双腿向前走。终于看到幽幽的灯光，那儿有小日本兵站岗，夜里守卫森严，没通行证过不得。温暖的窝，近在咫尺，远在天涯，只好在树丛与明月作伴，共度一宵。

“翌日，起身时，觉得全身软绵绵，还发烧，昨夜不耐五更寒，着了凉。我拖着疲弱的身子回到床位，倒头便睡。昏昏沉沉，也不知睡了多久。朦胧中，仿佛听到人声鼎沸，象炸了锅似的，旋即响起悲痛欲绝的啼哭声。我睁开惺忪睡眼，看见陈婶已哭成了泪人儿，撕心裂肺地呼唤着陈叔的名字。我知道事情不妙了，原来，陈叔和整卡车的壮汉都被送到樟宜尾，成了小日本兵的活靶子，向阎王报到去了。”

张爷爷说到这里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命运。一泡尿，让我多活了五十多年。希望子子孙孙，会记得爷爷过去的那段日子，记得爷爷的那泡尿。”